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PRESS

王胜军★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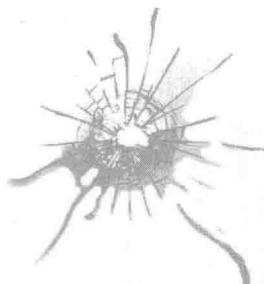


惊悚小说
惊悚悬疑
惊悚惊悚
惊悚惊悚

谁是汉奸



舍墓岭上，十人惨遭日军杀害
谁是汉奸，五年艰辛寻找真凶



王胜军★著

谁是汉奸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是汉奸 / 王胜军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2
ISBN 978-7-5500-1651-4

I. ①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4144号

谁是汉奸

王胜军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余 莞
书籍设计	张诗思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21.5
版 次	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3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651-4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35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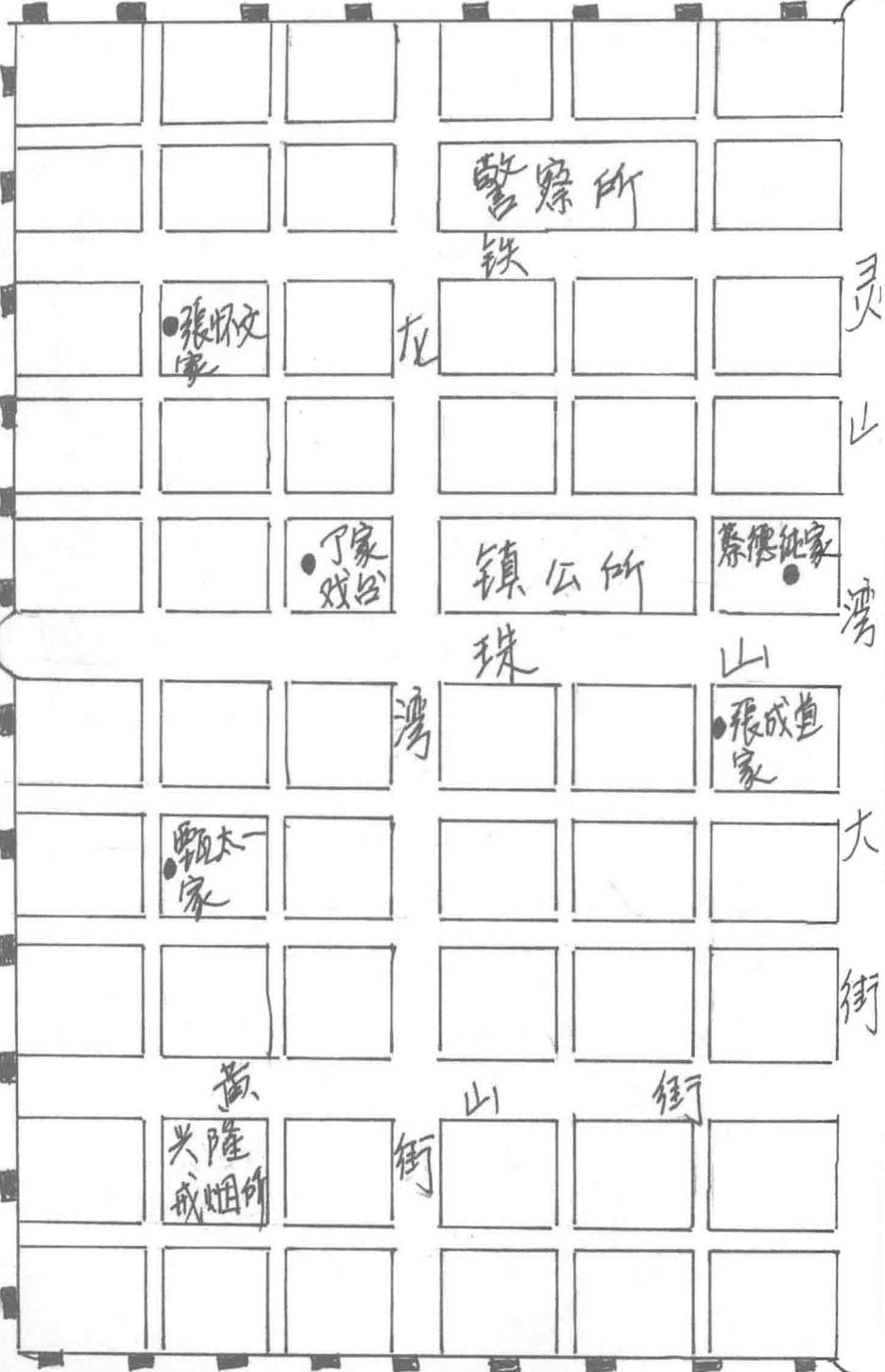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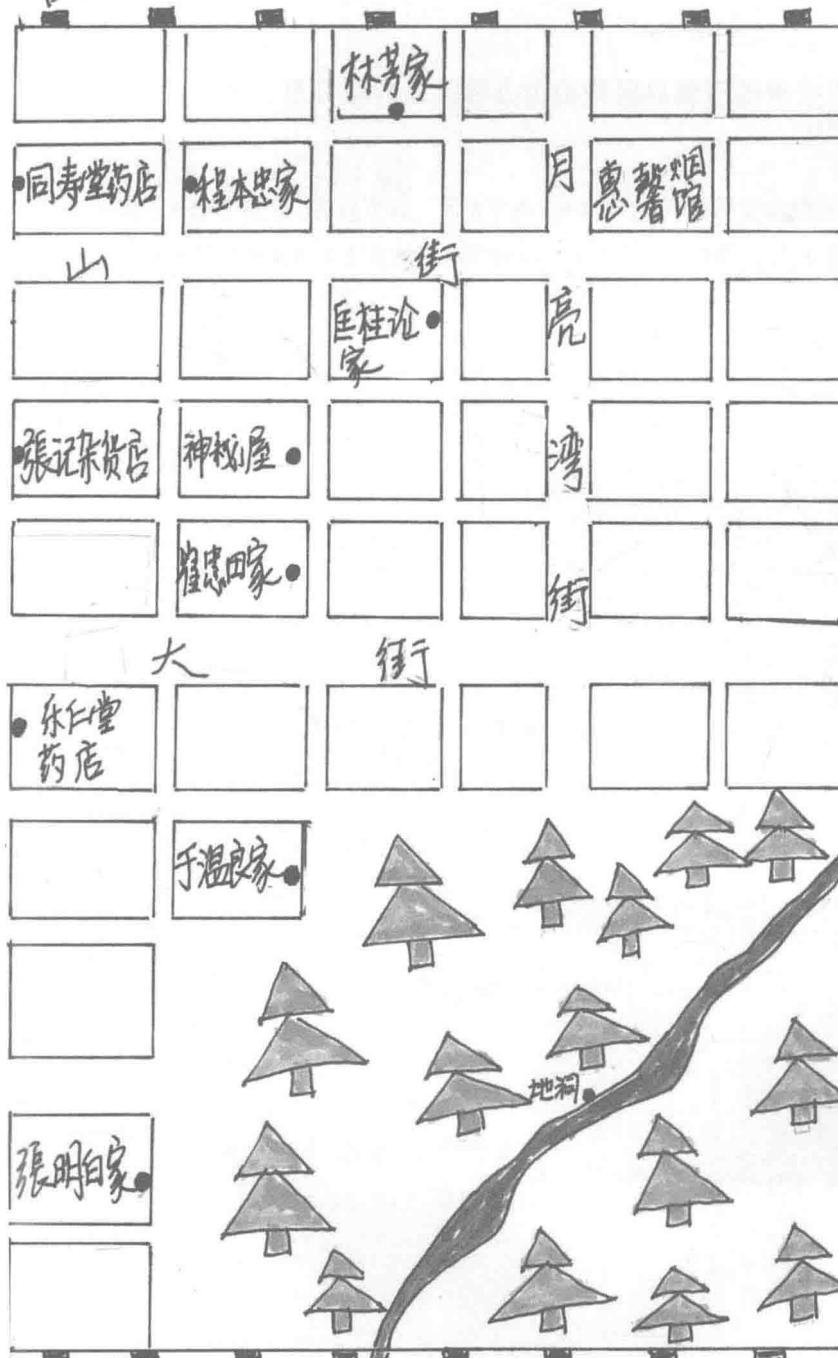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谨以此书
献给艰苦抗战、舍生忘死的革命先辈！

北



古堂镇平面图



本书根据青岛市黄岛区铁山街办韩家庄村张芳茂、张芳锷兄弟的故事改编创作。

张明白原型为张芳茂（1912-1994，地下党员，行事低调，没留下照片。）

张明礼原型为张芳锷（1917-1984，东海舰队福建基地后勤部政治部主任。）



◀ 张芳锷(前右一)和家人



◀ 张芳锷（前右一）和家人

目录

上部 夜行

1. 宣布死亡（上） /3
2. 宣布死亡（中） /7
3. 宣布死亡（下） /11
4. 脱险/16
5. 复仇（上） /21
6. 复仇（中） /25
7. 复仇（下） /30
8. 土匪围城（上） /36
9. 土匪围城（中） /40
10. 土匪围城（下） /44
11. 遇袭/49
12. 炉会（上） /54
13. 炉会（下） /59
14. 妇女国货年/63

15. 截杀/66
16. 抓贼/71
17. 探子/75
18. 老虎凳/80
19. 秘密/84
20. 民族大义/89
21. 偷人（上）/92
22. 偷人（下）/95
23. 神秘纸条（上）/98
24. 神秘纸条（中）/102
25. 神秘纸条（下）/106
26. 凶手（上）/110
27. 凶手（中）/115
28. 凶手（下）/120
29. 香销玉殒/124

下部 昼行

30. 九泉寒心（上）/131
31. 九泉寒心（下）/135
32. 日本人的伎俩（上）/138
33. 日本人的伎俩（下）/140
34. 汉奸纸条（上）/144
35. 汉奸纸条（下）/148
36. 绝密（上）/152
37. 绝密（下）/156
38. 鬼子来了/160
39. 刺杀（上）/165
40. 刺杀（下）/169
41. 营救（上）/174
42. 营救（中）/178
43. 营救（下）/183
44. 无路（上）/186
45. 无路（中）/190
46. 无路（下）/194

47. “抢尸”（上）/198
48. “抢尸”（下）/202
49. 天作之合/206
50. 替罪/210
51. 活见“鬼”/214
52. 活见“鬼”（下）/219
53. 指印遗祸/224
54. 被鬼抓走/228
55. 驴粪蛋/232
56. 总坛主的声音/236
57. 奔命/240
58. 找鬼（上）/243
59. 找鬼（下）/246
60. 看“死”/250
61. 子弹袭来/254
62. 夺命/257
63. 瘟疫（上）/261
64. 瘟疫（中）/264

- 65. 瘟疫（下）/269
- 66. 明偷/272
- 67. 梦中救人/276
- 68. 放火/280
- 69. 总坛主/283
- 70. 独刺/288
- 71. 于阳被抓/292
- 72. 僥必死？/296
- 73. 阴谋/300
- 74. 神兵/304
- 75. 审鬼（上）/308
- 76. 审鬼（下）/312
- 77. 总坛主的下落/316
- 78. 致命一击/321
- 79. 现形/324
- 80. 国妖/327

上部

夜行



1.宣布死亡（上）

“各位，你们已经死了，尽管现在你们还是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。”

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，俺身边的人一阵骚动。

“我好像感觉你们没太听明白，再跟你们啰嗦一句。”那人提高嗓门，可语气依然温和，“各位，你们已经是死人了！”

这回俺彻底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从现在起，包括俺在内，同镇的苏大壮、张世风、唐顺来、高绵勋、梁增年、张继宗、解文元等十一个人都已经死了。恍惚间觉得俺们已到了阎罗殿，阎王在开会呢。经过接二连三的意外后，这是最大的意外。

俺瞅了瞅，四周围着十多个黑衣人。他们手中有的拿着枪管加长的手枪，有的拿着黑色的棒子，也有的什么都没有拿。刚才说话的是个小矮子，面容清瘦，小眼睛，小嘴巴，长了一对招风耳，脸上露出恐怖的笑。

“他娘的，反正老子已经死了，不怕再死一次了！”身边的苏大壮说着，把灰不溜秋的夹袄脱下来摔到地上，然后光着膀子向那些人冲去。

“嘭”的一声闷响，苏大壮像堵墙似的重重倒在地上，将地面上的尘土水花般溅起，而后在空中纷纷扬扬地舞蹈着。这时，过来两个黑衣人，弯腰摸了摸大壮的颈动脉，将他的遗体拖走了。

“各位好汉，俺知道你们是什么人，也知道你们想要什么。”张世风双手抱拳上前一步道，“各位好汉，俺投降，你们想知道什么，俺都毫不隐瞒，只求……”

“这位先生，不要说了。”小矮子摆了摆手说，“我刚才说了，你们已经死了，我们是不会跟一个死人合作的。”

“不，你们是需要的，肯定会用得到俺的……”张世风的话还未说完，又被小矮子打断了：“有用也用不上了，因为你已经死了，十分抱歉！”

听到这里，张世风叹了口气，两只胳膊划过胸膛垂了下来，然后像荡秋千似的来回摆动着。见他这样，俺非常吃惊。

张世风是古堂镇镇霸张成道的儿子，张家在古堂镇可谓“名门”望族。张世风的爷爷在清朝做过某县的知县，生有五子一女。大儿子张成功，是古堂镇镇长兼镇

大刀会 [大刀会，清代民间武术团体。又称金钟罩，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前后，大刀会兴起于山东曹县、单县一带。因此，又被称为“曹、单大刀会”。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，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，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。主要习练排刀、排枪、排砖石等“金钟罩”硬气功。还有吞符念咒等迷信仪式，宣称可以神灵护卫，刀枪不入] 团长；二儿子张成伍，诸城县参议；三儿张成贵，在镇上开钱庄，兼大刀会第一副团长；四儿张成全，在镇上开当铺；五儿张成道开茶馆；女儿张凤洁，嫁给了一个师长。张世风在胶县师范讲习所念过书，准备竞选镇参议，在镇上也算是头面人物。没想到今天如此卑躬屈膝，真让人大跌眼镜。

“好汉爷爷，你们想要什么俺都给你，就放过俺吧！”管顺来“扑通”一下跪在地上哀嚎着，“俺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就求你们了，俺就求求你们了……”

“你的情况让我感到很辛酸，可我刚才说了，你们已经死了，包括你，这已是事实，谁都无力回天。”小矮子十分惋惜地说。

“用不着求他，他们都是魔鬼！”高绵勋吼道。

跪在地上的管顺来不再哀嚎，转而仰起头狂笑不止，笑得那么发狠，那么悲壮。

管顺来是村里有名的孝子。她母亲因病眼睛看不见了，妻子身体又不好，家里的重担全落到管顺来的肩上。如果他死了，家里的天也就塌了。

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俺寻思，莫非俺们真的死了，莫非这就是人间地狱？

阳光从残破的屋顶歪歪斜斜地照射下来，使眼前的庙宇四分五裂。在头顶漆黑的横梁上，蛛网随风跳动。蛛网下面坐着个佛像，尽管周身落满灰尘，但面容依旧慈祥。俺从惊慌的记忆中搜寻到现在身处何地——宝山庙。当然，这也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，因为这座庙坐落在舍墓岭上。

舍墓岭是古堂镇和周边村庄埋死人的地方，说得准确点儿，是专门埋穷人的地方。在当地，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有主的，家里没地的死都死不起，因为怕应了那句老话：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怕死总也得死吧，怎么办？有人行善，就施舍出一块田地，用于埋葬那些死无葬身之地的人，这样的地就叫舍墓田。然而，古堂镇紧靠山区，位于丘陵地带，较平缓的田地非常金贵，一般不舍得作为舍墓田。一个大善人只好在古堂镇西北方向四里外，买下一片山岭施舍给穷人，此岭就被人们称为舍墓岭。



舍墓岭也可以叫“孩子岭”，因为这里有个风俗，就是未成年人死了是不能入祖坟的。如此一来，不管有地没地的人家，都把死掉的孩子埋到舍墓岭上。舍墓岭也是古堂镇令人心酸和恐怖的代名词。由于当时生育率高，加之医疗条件差，很多人家出生的孩子多，死得也多。有完全死去的，也有“死”后又活过来的。镇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年冬天，一个八岁大的男孩，傍晚在水库旁边玩水时，不小心溺亡。当地有个风俗叫“凉尸不上热炕”，可能为了避免亲人患上加悲吧。其父回家取了一张破席，包了包，晚上就埋到了舍墓岭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男孩的父亲打开街门倒尿桶时，竟发现男孩躺在街门口，身体已僵硬。原来，那个男孩只是暂时昏厥，被埋后清醒过来，晚上从舍墓岭爬回来，可是由于惊吓和寒冷，他“再次”死亡。

不知什么年间，一位叫惠明的法师带着一个弟子来到舍墓岭，建起了宝山庙，专门挽救还未死去的孩子。惠明法师圆寂后，他的弟子也不知去向，这个庙宇便荒废了。

那些黑衣人还站在四周，悠闲地看着俺们的“表演”。

眼前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是诸城县的老总（旧军人）？俺们一行十一人只想到诸城县政府请愿，为镇上的老百姓说些掏心窝子的话，他们不会因此就下毒手吧？

古堂镇位于黄海之滨，东北距青岛三百余里，距西北面的小县诸城县一百四十里，距东北面大县胶县县城一百三十里，自古以来归诸城县管辖。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，诸城县政府给古堂镇下了通知，说是省里重新划界后，从当年六月份起，古堂镇归胶县管辖。这样一来，古堂镇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不满意，因为胶县位于沿海地区，经济较诸城发达，若划过去后，富人和穷人都吃亏。富人认为，县小，人物少，容易出头做绅士，如果划给大县，有头有脸的人物多了，则不易出人头地。穷人则认为，胶县县大，各色军队多，土匪也多，负担的税务可能过重，风险也大。

还有一个月新政就要执行了，镇上居民选出十一个代表，只想到诸城为民请命。难道政府派人进行截杀？然而，听那些黑衣人的口音不像本地人。可他们是什么人？难道是青帮？又不像。走到狮子岭刚遇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梁增年跟他们对过春点（江湖话）。

梁增年拜过青帮“通”字辈的老头子董世良。

“请问老大，这是哪一座宝山？”梁增年大声道。可对面二十个黑衣人无人作答。